



主讲人 朱道初

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分配至镇海中学任教，浙江省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宁波市首批名师。除了教书育人，喜欢文史研究，有专著《语言笔耕集》等7种，由浙江出版社和宁波出版社等出版。

鄞籍大词人吴文英的悲情人生



吴文英 画像

林绍灵 绘

县，于是四明又成为明州和鄞县的代名词。吴文英自称四明人氏，其实就是自称鄞县人氏。好些鄞县人多称自己是四明人，吴文英也不例外。

其次，可以从吴文英词作来认定。他的《木兰花钱韩似斋赴江东榷幕》，词中写：“霁月清风，凝望久，鄞山苍。”意思是送别韩姓友人时，恰好雨过天晴，月明风清，词人在对友人即将远赴江东榷幕（地处明州的盐政幕府）时，不禁怀念起故乡来，他久久地凝眸远眺，仿佛看到了明州附近的鄞山，那里的树木草卉仍应是一片苍翠，十分可人吧。鄞山位于今鄞州育王宝幢一带。吴文英对鄞山很熟悉，有着深刻的印象。关于自己的鄞县老家，词人在其作品中很少写到，但也不是没有。施蛰存先生解释《祝英台近除夜立春》“归梦湖边，还迷镜中路”时强调：吴文英是四明人，四明有镜湖（指月湖），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遗迹；说明词人现在是作客异乡；当此过年引起思归情绪之后，连做梦也迷失了镜湖中的道路。

再次，可以从吴文英的同乡、亲属关系中得到认定。《乾隆鄞县志》陈允平传（陈氏著有《西麓词稿》，称（其）“能诗，与同里吴文英齐名”。陈允平家住万龄老界乡，可见吴文英即使不是万龄老界乡或梅墟人氏，也应该是附近之人。周密在《浩然斋雅谈》（周密与梦窗同时代，且有交往）中提到翁元龙时说：“翁元龙，字时可，号处静，与吴君特为亲伯仲。”翁元龙有胞兄翁逢龙，为嘉定十年吴潜榜进士，《浙江通志选举五》称他是鄞县人。翁逢龙字际可，号石龟、龟翁，吴文英有词《探春慢忆翁石龟》。其弟翁元龙，也是位文人。

正因为吴文英是鄞县人，所以他与鄞县籍或在鄞县任过地方官的官僚文人有着特殊的关系。前者如史宅之（南宋孝宗的宰相史浩之孙、两朝宰相史弥远之子），后者如曾在宁波任过长官的吴潜。

吴文英与史宅之的交往

史宅之虽然进士出身，做过知府、吏部尚书和同签书枢密院事等地位较高的官员，但《宋史》史浩等史氏列传中看不到有关他的记载，近人论述史府人物的文章中常常回避此人，似乎他成了史府的“另类人物”。不过吴梦窗跟史宅之生前有过不少交往，“投契甚深”，从苕溪、苏州直到杭州和绍兴，均写了不少酬赠词。

这些酬赠词有反映两人共同的愿望和理想的。如《齐天乐齐云楼》，其时史宅之任平江知府，词人凭高远眺，凭吊古吴霸业，纵目千里，企盼沧海飞雨，出现清静世界，暗寓对当前政局的深怀忧虑。有在铺叙豪华生活的背景下讴歌归隐之乐，劝史宅之及早抽身脱离龌龊的官场。吴文英在史宅之面前既流露出自己对隐居的向往，又诚挚地劝朋友早日离开官场，《瑞鹤仙寿史云麓》“算金门听漏，玉墀班早，赢得风霜满面。总不如绿野身安（意思是像唐朝裴度隐居于绿野堂），镜中未晚。”吴文英认为史宅之应该居安思危，既然没有回天之力，宜尽早退出权贵互相倾轧的肮脏之地。再说，史宅之才四十出头，已经“风霜满面”，远非康寿之相，作为朋友同乡，他有意乘祝寿的机会，规劝他离开是非之地。

此外，也有作为朋友角度的酬赠词，以此表达对宅之在生活遭际中的良好祝愿，如《瑞鹤仙贺麓翁秘阁满月》词等。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由于给史宅之的酬赠词，竟然为吴文英“曳裾豪门”的生涯凭空添上了一些品行乃至政治上的“问题”。历史上对于史宅之的非议主要来自南宋俞文豹的《吹剑录外编》和周密的《癸辛杂识》所抨击的“括围田”事件。

“围田”是指从干涸的湖荡中划取田地（包括沙田、荡田等）的造田行为。从表面看来，围田给两浙增加了数量不菲的良田，南宋政府也因此获得了不少税收，但实际上，无序状态的围田行为给原先大量沿湖良土沃田不断地带来程度严重的水旱灾害。皇室豪强利用手中权势，伺机霸占掠夺，据围田为己有，使围田现象更加无限制地扩张。

南宋官府也已看到围田现象危害农业水利的严重性，他们也采取过规模不大的“括田”措施。史宅之主持财计时推行括围田，很快遭到失败，原因也有本人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如用人不当等。但要说他括围田是为了从中捞取钱财那倒未必。有这么一件事：陆游的儿子陆子通为了通过史宅之两次替他向县令纳贿，曾把一批围田献给史弥远。如果史宅之将围田“括”成功了，那史家不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么？

吴文英与吴潜也有交往，吴文英在苏州仓廩有个职位（仓台幕僚），爱好诗词写作的朋友们常有聚会，他在这里得到这位曾任家乡父母官朋友的赏识，相互间感情很不一般。吴潜任庆元府（宁波）知府时主持平桥水则，为宁波水利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存吴文英赠吴潜词最著名的要算《金缕歌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词。沧浪亭是南宋中兴功臣韩世忠被贬后的别墅，那时南宋边事日紧，国脉微弱，朝廷腐败，不作战守之备，谁有力回天？想像中忠魂化鹤夜归，实际上是为突出本人对此潸然而下的泪水。“两无言、相对沧浪水”，两人忧虑国事的心是相通的。

吴文英的爱恋悲情

吴文英一生没有功名，常流寓各地，碌碌依人，多为官宦的清客或幕僚，有时衣食不周，“酒债难赊”，后来穷愁潦倒，“晚年困蹶以死”。

吴文英本姓翁，因故过继从了吴姓。

这种人生遭际难免对本人的性格癖好、价值趋向和婚恋心理等产生较大的影响。梦窗少年时期肯定是在鄞县度过的，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他终于离开了四明，并且一去不返。他的游踪多在太湖一带，尤其是苏杭等地。

吴文英词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伤逝感怀之作，大多是为纪念苏州和杭州两位姬妾，其中一个因故被迫遣去，另一个盛年亡故。除此之外，研究者还“隐约地感到似乎还有一个相恋而早逝的杭州女子”。不能排斥梦窗还爱过别的女人，因为他是个接触歌舞场所时间长而又深于用情的词人。从现存吴文英所作词词可以看出，吴文英所恋大体上可以锁定在上面这三个女人身上。

1. 早逝的西湖美女，其存亡与西湖有不解之缘。《定风波》有“离骨渐生桥下水，到头难灭景中情”语，据此可以推测她不幸溺水而亡。《渡江云三犯西湖清明》是首长调，描写吴文英与这位女子相遇相知过程十分生动逼真。《思佳客赋半面女髑髅》有句“断肠青冢几斜晖”，如果真是为这场爱情而做了离魂的情女，那怎么能叫梦窗不为之痛苦终身呢？那么这位大胆而执着地追求爱情的美女究竟为什么而不幸溺水（西湖水）而亡呢？从“隔墙折得杏花枝”句暗用红杏出墙的典故看来，她似乎是位名花有主的女子。《齐天乐白菊自酌有感》有“烟锁蓝桥花径”句，其中提到的“蓝桥”用裴航遇仙的典故，可能是在影射那位女子身份高贵，梦窗经过百般努力才得到她，她的死亡对早年梦窗的打击，实在非常沉重。

2. 离异的苏州爱姬，破镜难以重圆。这位苏州女子（从湘水女神的用典认知），本为歌妓，吴文英为之脱籍，并纳为妾，恩爱异常，十年后因故离异。这一点在吴文英的词作中多有反映，例如咏物词《琐窗寒玉兰》借物喻人，就是在写这位苏姬。她有似云的黑发，如玉的桃腮，美貌出众如初露姣美的湘水女神“汨人”那么高雅美丽。她生于南方水滨，人所罕见，让词人（海客）一见就怜惜、爱慕不已，就将她脱籍迎娶，成为姬妾。《新雁过妆楼》“宣城当时放客”，说的就是姬妾。吴文英与苏姬情爱最笃，如《满江红甲辰岁盘门外寓居过重午》、《凤栖梧甲辰七夕》、《尾犯》都是著名的怀念苏姬之作。

从这些词来看，吴文英确有这么一位令其无法忘怀的苏州姬妾，但对于具体人事身世，也还存在让读者想象的空间。譬如，苏姬曾经跟吴文英育有两个孩子。因为《好事近秋饮》的结句写到他携着一对孩子（取名类似鸳鸯的水鸟）翩然而至；《风入松为友人放琴客赋》说到“最怜无侣伴雏莺”；《喜迁莺儿辈留瓜泾》，“辈”为复数，说明孩子不止一个。

3. 恋爱对象也为杭女，吴文英与她相聚不久即病故。《莺啼序春晚感怀》是词中最长的词调，共二百四十字，吴文英是这个词调的首创者，写的便是与杭妾的一段情史，其叙述非常详细。应该说这首词并非早年客杭而是后来由苏转杭的词作。词所追悼的就是这位杭妾，他们之间相爱的时间要晚得多。这首词犹如一篇唐宋传奇，情节曲折动人，内容哀艳并存。它写十年前在西湖畔与一女子情合欢会的故事，其中有初遇及追随，有入门及通情，有两人的欢会，欢情虽长可情缘短暂，很快就匆匆离别，别时两泪涟涟，歌舞未终；有别离很久后重访居处，却是音信杳然，原来恋人竟然弃世多年。《澡兰香淮安重午》有“念秦楼也拟人归”句，一个“归”字透露对方在家翘首以望过节的情景，其姬妾的身份不言自明。

吴文英词写情人、姬妾的言情之作繁多，具有浓丽绵密、饱满丰富、情真意深的特色。《蕙风词话》说得好：“大抵吴词不出一个真字，有真情，真境，真事，然后有真词。梦窗之词，则严妆盛饰之美人也。”



吴文英词选集